

四川省图书馆学报丛刊

列宁论书目

(苏)芳诺托夫, Г·Б 著

徐文绪 译 鲍振西 校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成都·1982

弗·伊·列宁论书目

格·波·芳诺托夫 著

徐文绪 译 鲍振西 校

四川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成都·1982

类书的沿革

代克瑜 著

著者经过长期的研究，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写成了这部专著。六四年油印征求意见，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

苏老泉年谱

刘少泉 编

编年体传记性书籍，也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全书十六万字，附有八帧文物字画照片。

列宁论书目

格·波·芳诺托夫 著

徐文绪 译 鲍振西 校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出版
(成都东风路222号)

《四川图书馆学报》发行组发行
广汉县印刷厂印装 1982年8月

字数：8万 印数：2000册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83号

定价：0.70元

目 次

序言

1. 弗·伊·列宁在科学著作中怎样使用书目…… (6)
2. “指出参考书目是必须的” …… (37)
3. 弗·伊·列宁论目录学…… (60)

序 言

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要求教育和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自觉性的和具有高度教养的人，要求科学和文化空前的繁荣。

“共产主义文化吸收并发展世界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它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新的更高的阶段。”——苏联共产党党纲中这样说。①

为了每个人都能掌握知识，并不断地提高政治和文化水平，党时刻地关怀着一切条件的创造。

在党纲中提出的：——尽量发展书籍出版事业和报刊，扩大图书馆，讲演厅和阅览室。②这些条件，应当是保证共产主义文化的繁荣。

我们越是接近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书籍就将越多，而对它利用的条件也就越好。因为“随着物质生产的时间的缩短，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方面发挥能力，才能和天才的可能性日益扩大。人们的余闲时间将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活动、文化交流、脑力和体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

①《苏联共产党纲领》。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1861，第130页。译文据196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70页。

②同上。

和艺术的创作。”①

列宁曾经说过：“书籍是巨大的力量”。②现在，当我们很快地接近共产主义的时候，书籍的力量和它对于发展科学，对于教育和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想要研究哲学或核子物理学；研究历史或是星际航行学，都必须利用很多书籍。人类的现代知识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在科学、技术及艺术的任何部门中最有才能的人，如果他不研究前人既有的成果，那就不可能有新的发明。

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的可能性是极有限的，就是毕生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所能熟习的书籍，也只不过是全部书籍中不大的一部分而已。

然而书籍的数量在无可抑制地增长着。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书籍很少，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就能够读完当时所有的一切书籍（十五世纪中叶以前手写本），但在以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我国从书籍产生到1917年以前的全部时间里，曾出版书籍共550,000种。在1918年至1960年期间，共出版1,595,000种。印份为2,390亿册。依书籍出版的数量而论，苏联占世界第一位。1960年，苏联出版的杂志和其他一些连续出版物共3,760种，报纸9,544种。

全世界所出版的书籍的数量是很大的。在我们这一代生活的期间内，仍将要出版千百万种书。在最近二十年的末

①同上，第121页。译文出处同上，第262页。

②见《列宁论图书馆工作》。莫斯科，1960，第162页。

期，我国书籍的出版量将提高2.5倍。

到底读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呢？

在科学家面前和在每一个人面前都同样地存在着这个问题。要读完已出版的全部书籍，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文字、以及图书印刷，一方面被用为传播科学知识，但另一方面也能用作模糊人们的意识。在沙皇俄国以及现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很多浸透着反动阶级政治、哲学、科学和艺术观点的坏书中，才能得一本好书。

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以为这些腐朽不堪的有教养阶级，它们每天的精神粮食也许会比它们本身要好一些，那是没有的事。上流社会的书刊都已走向穷途末路，其内容正象饱食终日暮气沉沉的上流社会本身一样，是异常枯燥的。”①他还说“甚至很难设想，在英国“反动的著作（这些书名大量刊登在每周出版的《新书目录》上）有多么拙劣”。②所有这些书籍你都可以放在一边，不去读它。③

从说了这些话的时候起，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宗教的、低级趣味的以及其他一些反科学和反艺术的出版物，在成倍地增加。

因此，我们必须从科学价值的角度来选择图书，从各个个人所需要的知识门类来选择图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575页。

译文据中文版同卷，第6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513页。译文据中文版同卷，第561页。

③同上，572页。译文出处同上，第626页。

要知道，一个学者往往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书籍，而这书籍对于解决他所研究的问题却帮助不大，只是在后来他才摸清楚了，他可以从中找到所需要的资料的书籍只有不多的一些。

书目是图书领域内可靠的指南。如果把图书财富比作海洋的话，那么，书目就是航海的罗盘。

通过书目的帮助，可以知道每一个国家出版了哪些图书、杂志和报纸；它们当中哪些具有重大的价值；哪一种专供哪一知识部门使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9年9月通过的《关于国内图书馆事业的现状和改进办法》的决议中，提出了进一步发展苏联书目，以及尽一切可能在广大读者群众中宣传这些书目的任务。

每个苏联人都应当掌握书目知识，并且应当首先注意重要的索引、书目单、书评等等，以及熟悉弗·伊·列宁是怎样利用书目的；关于书目有过一些什么论述，这是非常有益的。



弗·伊·列宁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非常多方面的。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曾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为人是这样的伟大和多方面，我还将长年地从各方面去学习他，并在学习的同时做出新的发现，从而获得创造的鼓舞力量。”①

①格·马·克尔日札诺斯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莫斯科，党出版社，1933年，第5页。

研究弗·伊·列宁在文化方面一些细微的和专门的观点是否正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说：

“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议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繁忙的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还能分得出时间来关心到我们文化部门的各项工作吗？能密切地注意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发出的各项指示，及其其执行的结果吗？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不仅是肯定的；而且可以说，列宁在他各个时期的工作中，一向认为文化问题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他经常注意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促进其解决。这包括着图书馆、藏书书库、出版社、报纸、杂志、博物馆、以及出版物登记局等等方面。”①

弗·伊·列宁经常注意书目。他常常在自己的科学理论研究和党与国家的工作中使用书目。

①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关于莫斯科俄罗斯中央出版登记局建立的历史》见《苏联目录学》，1940年，№1（18），第146页。

一、弗·伊·列宁在科学著作中 怎样使用书目

大家都知道，在弗·伊·列宁的生活和工作中，书籍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五岁起，也就是从沃洛佳·乌里扬诺夫学会阅读的时候开始，直到1924年1月21日，各国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心脏终止跳动时为止，他阅读了数千种图书和论文。弗·伊·列宁随时随地在读书，甚至当条件几乎是不可能阅读的情况下，如在监狱里，或流放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时。

弗·伊·列宁在创作过程中，曾采用过数千种各式各样的原始材料。

在他的第五版全集各卷中，有弗·伊·列宁曾经援引过和列举过的书籍的一些书目单。在有些卷中，这种书目单往往占数十页篇幅。

1961年出版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开列的主要是弗·伊·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所搜集的图书、杂志、报纸、传单、及地图等，共8400多种。其中900种带有弗·伊·列宁的边注。^①克里姆林宫的图书馆，只不过是列宁各

^①《弗·伊·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图书馆目录》。莫斯科，全苏出版登记局出版社，1961，763页。有插图。

个时期藏书的一部分。这个图书馆藏书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弗·伊·列宁的興趣的多面性和广泛性。

以弗·伊·列宁作为一个读者而论，应该强调指出，问题不仅在于他阅读的范围，而且还在于他从当时出版的全部书籍中，善于根据自己的需要恰当地选择。这种选择，他是籍助于各式各样的书目资料。

为了获得这些资料，他密切地注意它们的出版（包括报刊上的消息），并竭力设法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例如在流放期间，1897年10月，弗·伊·列宁从《俄罗斯新闻报》上得知《姆·沃·沃尔弗图书公司各书店出版消息》及《自修大纲》的出版消息后，他就向亲属要求把这些出版品寄给他。^①1913年，他得知布洛克加乌兹图书出版商在德国散发该店的一些目录，弗·伊·列宁就曾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道：“弗·阿·布洛克加乌兹在莱比锡Querstrasse, 16, 寄赠该店《新书出版报道》。后来弗·伊·列宁又一次记载：“每月在莱比锡出版的《总书目，每月主要新书索引》，没有标价？要打听一下！”^②。

从尼·亚·鲁巴金的著作《书林概述》一书中，弗·伊·列宁曾作出这样的摘记：“……比较叶尔皮金的出版品《书目的

①《列宁全集》第37卷，第67页。译文据中文版同卷，第97页。此注及以下所引列宁著作，均按第四版《列宁全集》。中译文均据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版第1—38卷各卷中译本。

②《列宁文集》第311卷，第423、435页。

目录，编辑者和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日内瓦，1960年。
3 法郎20生丁（地下杂志的详细目次）”。①在翻阅过1917—1919年的《图书年鉴》之后，弗·伊·列宁开列的书目单中，和其他图书一起，还开列了两种书目：波·斯·包得那尔斯基《1917年3月以后有关目前局势书籍的书目索引》，第1分册（莫斯科，1917年出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的和共产主义的期刊索引》，1919年，№1。（莫斯科，1919年出版）。②

其次，我们还会见到不少足以证明弗·伊·列宁密切地注意着出版的各种书目的其他例子。

各种类型书目中的任何一种，对于使弗·伊·列宁得到关于书籍的报道占着怎样的地位呢？

最主要的直接来源，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图书馆的藏书。弗·伊·列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内，曾经是彼得堡、莫斯科、西姆比尔斯克、喀山、萨马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普斯科夫、伦敦、巴黎、柏林、慕尼黑、日内瓦、苏黎世、伯尔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图书馆的读者。

上述城市名称的数量，远不能说明弗·伊·列宁所利用过的图书馆的数量。比如在喀山他到过大学图书馆和市立公共图书馆；在彼得堡到过公共图书馆，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及

①《列宁文集》第25卷，第310页。

②弗·伊·邦契—布鲁也维奇：

列宁在1917、1918和1919《图书年鉴》上所作的标记。
载于《文学遗产》1933年，第7—8卷，第391—394页。

《新闻报》书店阅览室，在日内瓦到过读书协会图书馆、大学公共图书馆、以及隶属于党的一些图书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和档案馆；格·阿·库克林图书馆；在巴黎到过国立图书馆和索尔邦（大学）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图书馆。

在谈到弗·伊·列宁利用过的图书馆数量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他通过所谓馆际借书的办法所得到的一些书籍。他在各个时期内通过这个方法曾利用过洛桑、罗加诺、巴塞尔、阿劳、文特土尔以及瑞士其他一些城市的图书馆。从德国和美国也借过书。

弗·伊·列宁对于图书馆，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图书馆一位读者必然直接地关心，他“处处关心着图书馆本身的设备；全部工作程序；登记、外借、检查及典藏制度；书库的设备；卡片的样式以及目录的著录等等。”——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这样写道。①

但是弗·伊·列宁首先注意的自然是在图书馆藏书的组成。图书馆有些什么藏书及其科学价值如何，这是他首先力求了解的。

1897年3月10日，弗·伊·列宁在流放途中，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写信说道：“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去了，尤金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我还很不熟习他的图书馆，但是，不管怎样，这里收藏的书籍是相当丰富的，例如：这里有18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

①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关于莫斯科俄罗斯中央出版物登记局建立的历史》。见《苏联目录学》1940年№1（18），第146页。

各种杂志（最主要的杂志）的全套合订本。我想这些杂志可以成为我写作上迫切需要的参考材料。”①

1897年3月15日，在他写的一封信中，弗·伊·列宁报道说：“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所需要的书，比我根据这个图书馆的大小而估计的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些书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很高兴，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掉。”②

关于弗·伊·列宁是如何详尽地了解甚至一些最大的图书馆的藏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恩·斯·卡尔然斯基说得很好，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关于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1907年在伦敦和弗·伊·列宁的一些谈话。

“我们曾谈到过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以及一般的图书馆工作。列宁曾说：当我在伦敦时，我经常到这个图书馆去看书。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机关：可以从他们这里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那个不寻常的参考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答复你提出的任何咨询问题，在哪些书籍中可以找到有关你的问题的材料。在伦敦图书馆中多么出色而方便地工作着！你曾去过莫斯科鲁勉采夫图书馆吗？

——去过的。

——你还记得吧，在那里是好几个读者共用一张桌子，

①、《列宁全集》第37卷，第29页。译文据中文版同卷，第37页。

②《列宁全集》第37卷，第30—31页。译文据中文版同卷，第35页。

这既不方便而又有些干扰。但在这里每一个读者都有一个单独的座位，在这个座位上可以把选定的图书、自己的笔记本、札记本等等东西，随便按什么秩序摆开。当你选好图书之后，几乎是很快地就会给你送来。的确，英国的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吝惜金钱，也不应该吝惜！可是我们的古契柯夫在这个事业上只不过拨给一个小戈比，但因此而叫嚷：“文化呀！文化呀！我们慷慨地拨给国立图书馆上千万的卢布啦！”。

对于恩·斯·卡尔然斯基认为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显然不会有俄文书的看法，弗·伊·列宁回答道：

“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图书馆有一个最丰富的俄文部，有一些专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留心新出版的俄文书，并蒐集它们……。特别完备是经济部，他们都是些商人，他们需要和俄国做买卖，因此需要了解俄国。昨天我收到一些俄文书，这些书既不是在彼得堡，也不是在莫斯科。

——怎样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些俄文书是在俄国出版的，但出版之后不久就被没收了，这就是说在俄国的一些图书馆你再也找不到这些书了，并且任何一个图书馆也不能通过交换关系得到它。但是英国人对于那些由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入形形色色书籍内的斯托雷平的英雄的好汉们并不感兴趣。直接了当地说吧，我在最近一个时期写作上所需要的各种语文书籍的一些来源中，比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更好的，我还没有想出来……”。

在往下的谈话中，弗·伊·列宁还指出：巴黎国立图书馆没有这样的一套藏书，而柏林图书馆和维也纳图书馆更

糟。①

为了作出这样一些论断，必须对于图书馆藏书及其补充条件，要具有多么详细的知识！

弗·伊·列宁是在经常地研究一些图书馆目录的基础上提出这些论断的，而这些目录可以称为他用以得到书籍报道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指出：如果没有图书馆目录，其中有许多书弗·伊·列宁甚至是不会知道的。②

图书馆目录在使弗·伊·列宁查明书籍的所有来源中占第一位，因为它是通报书籍最“现实的”形式。编入目录内的书籍，可以在一定的图书馆查到，并且还可以在那里借到。

应该附带提一下，弗·伊·列宁评价任何书籍报道材料，都是从它反映书籍能提供给读者可利用的程度的角度来衡量。

大家都知道，在流放期间他把悉·维伯和比·维伯的《英国工联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译成了俄文。这本书的俄文版删略了一个庞大的书目（包括1400多种书），因为编入这个书目内的大部分书籍都具有专门的性质，并且没有俄文译本。同时在注释中指出了在英国哪一些图书馆（不列颠政治科学图书馆和一些私人藏书）藏有这些书。③

①见《回忆列宁》第1分册。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第362—363页。

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见《列宁论图书馆工作》。莫斯科，1960，第145页。

③见悉·维伯和比·维伯：《英国工联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第2卷。弗·伊·林译自英文·圣彼得堡，1901，第722页。（附录三：俄译本校订者注释）

那么所要谈的是些什么样的目录呢？

弗·伊·列宁所利用的首先是图书馆馆内的目录。现存的弗·伊·列宁所开列的很多书目单上，以及他的一些摘录和索书卡片上都有图书馆的标志。

在《哲学笔记》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有关于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材料。

《哲学笔记》包括一些带有索尔邦图书馆书号的书单，①很多摘记和札记都注明有日内瓦图书馆、伯尔尼图书馆及苏黎世州立图书馆。②

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内，包括大量的书单、书目札记和索书卡片，都标明是在苏黎世各州立图书馆、市立社会书籍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图书馆，以及伯尔尼工人图书馆③。发表在《列宁文集》④，《外国文学》⑤杂志《民族友好》⑥杂志中，有很多这类材料都注明是在哥本哈根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图书馆以及瑞士的许多图书馆。

然而弗·伊·列宁也经常地注意图书馆的排印目录。借助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47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7、325、334、393—394页。参见中文版同卷，第359、369、372、445—446页。

③《列宁全集》第39卷，第5、14、16、49、250页。中文版同卷尚未出版。

④见、例如《列宁文集》第30卷，第266—279，315—323页。

⑤《外国文学》杂志，1957，№3，第191页。

⑥《民族友好》杂志，1959，№4，第151—164页。